

阿基兰短篇小说选



阿基兰短篇小说选



阿基兰短篇小说选

张锡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基兰短篇小说选

张锡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500 册

书号: 10188·523

定价: 1.15 元



目 次

摇钱树.....	1
莲花.....	10
萨克谛神戟.....	20
求子.....	32
饥饿.....	41
患难之交.....	51
幸福之火.....	63
寺庙灯火明.....	72
爱情死亡的故事.....	80
恒河圣浴.....	88
男女.....	96
吉普赛姑娘.....	107
自由.....	122
三顿饱餐.....	129
诈骗犯.....	145
一个女人的遭遇.....	159
婴孩笑了.....	175

泉边丽人.....	186
洪水来了.....	201
卡利亚之梦.....	208
“好莱坞”之夜.....	219
两个乘客.....	231
马吉杨花.....	236
为了糊口.....	252
荣誉与广告.....	262
在避雨的地方.....	273
火山.....	291
魔鬼城.....	308
法律这头驴.....	318
驱赶乌鸦的人.....	328
黑老爷甘代亚.....	337
篱笆与庄稼.....	348
 译后记.....	 357



摇 钱 树

阔人家一般都喜欢给自己豢养的小狗小猫起名字，而且还要给家里的桌椅板凳和其他家私用具起个雅号。据说，这也是他们的显贵作风之一。

住在我们村镇古蒂亚那瓦尔街巷里的纳甘大妈，不属于阔人阶层。对于富贵人家的阔绰生活，她连做梦也不敢想。可是，她与阔人之间有一点小小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她给她家后院的一棵小芒果树起了个名字——卡维丽。

纳甘大妈今年四十来岁。两年前，她丈夫苏拜亚刚从康提种植园回来。如今，她再也用不着忍饥挨饿了。靠着丈夫带回来的一小笔财产和种庄稼的收入，老两口儿倒也可以勉强度日。

每当傍晚时分，纳甘大妈和苏拜亚在院子里乘凉，总爱坐在那棵芒果树下聊天。

天黑进屋之前，纳甘大妈总是愣愣地凝视着小芒果树，心头泛起一阵悲伤。过了好一会儿，她慨然长叹一

声，胸脯起伏，仿佛要哭出来似的。“卡维丽，我的好闺女！天黑了，我得进屋干活去了，你好好待着吧，孩子！”说完，她才转身进屋去。

二

十年前，纳甘大妈怀了孕。当时由于久旱不雨，田地龟裂，寸草不长，颗粒不收，到处闹饥荒。苏拜亚无法养家活口，被迫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锡兰^①谋生去了。

就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纳甘大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卡维丽。为了生活，纳甘大妈忍痛把自己陪嫁带来的一亩地卖掉了。可是，靠那点钱又能维持多少日子呢？

后来，纳甘大妈到本村会计拉贾迈亚老爷家里当佣人，每月可挣三个卢比。她每天一早起来就开始干活，给老爷家扫房间，擦地板，刷碗洗盆，一应家务，样样都干，忙个不停。除了工资之外，她还能得到老爷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倒也够她一个人吃个半饱。

纳甘大妈省吃俭用，把一年来积攒下的钱给女儿卡维丽买了几件衣服，高兴得什么似的。她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好好把女儿抚养大，希望女儿象老爷家的婆罗门种姓^②孩子一样幸福地成长。

① 即今斯里兰卡。

②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主要有婆罗门、刹帝利、毗舍、首陀四个种姓。不同种姓的人不能通婚，法律上的地位也不平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卡维丽渐渐懂事了。她从未见过父亲的面，也不晓得父亲在国外是死是活，但她对母亲的爱却越来越深。纳甘大妈也把自己的女儿当作掌上明珠，唯恐她会碰到什么意外和不幸。

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卡维丽一手抱着书本，一手提着衣裙，欢蹦乱跳地跑回家来。一到家，她看见母亲正坐在门廊上哭泣，不禁吃了一惊。她用疑虑的目光望着慈爱的母亲，娇声娇气地问道：“妈妈，妈妈，您干吗哭了？”

母亲连忙用衣角擦拭着眼泪说：“没什么，宝贝儿！”

“唔——您不说，我就不放过您。”说完，卡维丽扑倒在母亲怀里，双手紧紧地搂住母亲的脖子。

女儿依偎在自己的怀抱里，使母亲感到莫大的宽慰。

“卡维丽，妈妈今后没有工作可做了，孩子。老爷调到外乡去，他们全家都要搬走了。”母亲说。

“那有什么好哭的呀，妈妈？不在老爷家干活，您就在家里干活好了！学校一放学，我就回家帮妈妈干活，好吗？”小卡维丽安慰母亲说。

听了女儿一番话语，纳甘大妈不禁破涕为笑。她异常激动，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心里乐开了花。

“天神呵，您赐给了我卡维丽，使我忘却了一切忧愁。有这么个好闺女，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母亲暗暗想道，然后长叹了一口气。

生活越来越艰难，纳甘大妈束手无策，终日愁眉苦

脸，心烦意乱。这样挣扎了许多日子之后，她只得到园林总管老爷家里去当佣人。

在总管老爷家干活，纳甘大妈除了每月挣五个卢比之外，不敢再有什么奢望。靠着这一点点工钱，母女俩相依为命，艰难地打发日子。

原先，卡维丽每天上学之前，母亲总要给她四分之一安那^①的零花钱，这已经成了习惯。可是，自从辞了会计家里的活儿以后，母亲每天只能给卡维丽一个派斯了。这点钱，孩子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母亲从来不管。

“她大概会跟别的孩子一样去买点糖果吃吧。”母亲想道。

然而，卡维丽并没有去买糖果吃，而是每天把母亲给的零花钱积攒起来，悄悄地藏在一个坛子里。

有一天，纳甘大妈手头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便对女儿说：“明天给你吧，孩子！”第二天，母亲还是没有钱。卡维丽心里挺不高兴，一声不响地上学去了。到了第三天，卡维丽在母亲面前泡蘑菇，一定要给点零花钱，但她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明天给”。卡维丽十分失望，沉着脸不耐烦地说：

“妈妈，你老是说‘明天给’、‘明天给’，你骗人！”

“你说什么？卡维丽，别这样缠人好不好？天天要钱、钱、钱！妈上哪儿去给你弄钱呀？你以为咱家有摇钱树

^① 按印度旧币制，一卢比等于十六安那，一安那等于十二派斯。

么？”母亲生气地说道。

卡维丽从来没有看见过母亲对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心里难过极了。这天，她默默地来到学校，心绪烦乱，根本没有心思听课。课间休息时，她一个人坐在墙边发愣，连同学跟她说话她都没有听见。

卡维丽想了很久，对母亲的恼恨逐渐变成了同情。

“可怜！妈妈穷得丁当响，她上哪儿去挣钱呢？她又没有摇钱树！……唔？要是咱家有一棵摇钱树，就不愁没钱了！妈妈就会给我很多很多的钱，也不会对我生气了。那时候，妈妈就成了有钱人，我也就不再是穷孩子了！”

卡维丽一直在想那棵会长出钱来的摇钱树。想着想着，她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棵摇钱树，霎时间长得又高又大，树枝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钱币，轻摇树枝，钱币便纷纷落下……。卡维丽脸上露出了笑容，心里暗暗想道：对，一定要在咱家院子里种一棵摇钱树！

傍晚，卡维丽放学回到家里，趁妈妈不在，悄悄地从坛子里取出几个硬币，小心翼翼地埋在院子里，然后浇了点水，并且在旁边插一根小棍儿作为记号。此后，她每天早晨上学前都到院子里浇水。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摇钱树还是没有长出来。卡维丽觉得奇怪，扒开一看，只见那几个硬币既没有生根，也没有发芽，只是变黑了，生锈了！她感到非常失望。

三

几天后，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个男同学不小心把一颗橙子核儿咽到肚子里去了。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咳！糟糕了，这小子肚子里肯定会长出一棵橙子树来！”这话传到卡维丽的耳朵里，她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念头。

卡维丽年纪虽小，可是，她已经懂得：妈妈终日里愁眉苦脸，根本原因就是家里穷，没有钱！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替妈妈分担忧愁啊！

“噢！妈妈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好主意哩！”卡维丽自言自语地说，心里暗自高兴。

有一天，卡维丽十分神秘地小声告诉她的好朋友甘南玛说：“喂，甘南玛，我把一粒石榴籽儿咽下去了！”

“真的呀？那你肚子里会长出一棵石榴树来的！”甘南玛惊讶地说。

“不，不是石榴籽儿，而是一个硬币！”卡维丽改口小声说道。

“什么什么？你把硬币咽下去了？那你肚子里会长出一棵摇钱树来的！”

“哎，摇钱树会长出硬币来吗？”

“咳，去你的！怎么会只长出硬币来呢？它会长满卢比、安那、派斯，还有许许多多的钱！世界上所有的钱币，

它都会长出来，一串一串的！”

“唔——那摇钱树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从肚子里长出来的呗！它在肚子里发芽，然后从嘴里冒出来，一冒出来它就会开花，结果。那时候，树枝上就挂满了钱。”

“那我还能活吗？”卡维丽担心地问道。

“你？当你肚子里的硬币发芽的时候，你就死罗！”甘南玛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顿时，卡维丽的脸沉了下来，不过，她没有流露出内心的忧虑，也不想跟甘南玛再说下去，便耷拉着脑袋回家去了。

这几天来，卡维丽心里一直很矛盾。她想，母亲是喜欢我活着呢，还是更需要钱呢？最后，她还是觉得母亲现在最需要的是钱！

这天早晨，卡维丽把一分钱硬币塞进嘴里，咽了下去。没什么感觉。第二天，她又吞下了四分之一安那的钱，还是没有反应。她不禁生疑：难道甘南玛骗我不成？

第三天，卡维丽一赌气，把藏在坛子里的钱一个一个地咽了下去，还喝了许多水。

摇钱树终于发芽了！

那天下午，卡维丽开始头疼，只觉得天旋地转。肚子好象被什么揪住似的，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她用手捂着肚子，蜷缩着身体，坐在一个角落里。

“一定是摇钱树长出来了！”卡维丽这样想着，一种希

望和信心支撑着她，使她忍受着一切痛苦的折磨。

四

已经是下半夜了。纳甘大妈厨房里的那盏油灯一闪一闪的，灯光昏黄而微弱。纳甘大妈头发蓬乱地坐在那儿伤心地抽泣。她的身旁，女儿卡维丽奄奄一息地躺在一条破毯子上。卡维丽还没有断气，胸中感到憋闷，喉咙哽塞，生命垂危，就象那盏即将熄灭的油灯一样。

卡维丽刚才一直在呕吐。纳甘大妈在地上撒了一层糠麸，随时打扫干净。

纳甘大妈想起大夫刚才说的话，越想越害怕。大夫说：“孩子肚子里已经生锈，我只能尽力而为。至于能否保住生命，恐怕只有神明才知道。”

“今天早晨孩子还好好，我还给她买了一个芒果呢，怎么会突然病成这样啊！神明呵，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呀！卡维丽，我的好闺女！你可不能离开我啊！……”想到伤心处，纳甘大妈不禁失声痛哭。

这时，卡维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她手里紧紧攥着母亲给她买的那只芒果，用微弱的声音呼唤道：“妈妈……”

“我的宝贝儿！”母亲拭了拭眼泪，把脸贴在女儿的脸上，激动地说。

“妈妈，我今天吞下很多钱，我一死，马上就会长出一棵摇钱树来的。今后，您再也用不着发愁了，妈妈，您会

得到很多很多的钱！……”卡维丽使尽全身的力气，把心里的话全都倾吐出来。

顿时，母亲的心仿佛被撕碎了似的一阵剧痛。她痴痴地望着自己的女儿。

灯盏里的油已经点尽，只剩下灯芯还在燃烧。灯火渐渐微弱，最后闪烁着一丝蓝色的光。

“妈妈，请您在那棵摇钱树旁边，种上这个芒果吧！……”——这是卡维丽的最后一句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说完，那个芒果从她的手中掉落在地上。

油灯终于熄灭了！

卡维丽死后，纳甘大妈坚持把女儿的尸体埋在院子里，并在旁边种上那个芒果。

不知是因为纳甘大妈勤浇水呢，还是因为她每天淌泪的缘故，那棵芒果树很快就长大了。

就是这棵芒果树，纳甘大妈给起了个名字叫“卡维丽”，这就是她的“摇钱树”。

莲 花

今天，当我站在故乡的下涅利河畔回忆往事的时候，过去五十年的生涯，如同一场烟雾迷漫的、朦胧的梦幻浮现在脑际。

五十年前，我年方十五。那时候，我就住在这个乡村。如今，我又回到这个乡村。然而，就在这中间的半个世纪里，我度过了毫无意义的大半生。

我刚十六岁那年，我一个人背井离乡，悄悄地跑到北方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同样，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我今天又返回自己的家乡来。

我的双亲都已不在人世，我也不敢指望他们能活到今天。我一回到乡下，就买下一小间茅舍和房屋四周的一小块土地。我还用剩余的钱买了一点水田。先父旧日的佃农的子孙们，如今还帮着我种地。我还特地雇了一个男孩给我做饭。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使我变得象机器一般麻木不仁，

而今日的乡村生活却使我的身心得到莫大的慰藉和安宁。人们都在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我，在悄悄地议论着我，而我却毫不介意。村子里有些人在背地里叫我“北方佬”，或者称我为“胡子爷爷”。他们这些话或许还真有点道理呢。

一天傍晚，我戴上眼镜，拄着拐杖，带了一本《提鲁古拉尔》^①，向巴尔兰池塘^②边走去。池畔那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和树下那尊比莱耶尔神像默默地欢迎着我。我远远地脱下鞋，朝天神礼拜过后，便步履蹒跚地走到池塘边的石阶上坐下。我开始全神贯注地读起《提鲁古拉尔》来。

过了一会儿，我仿佛觉得背后站着一个什么人，便回头看了看。

只见离我十步之外，立着一位俏丽的姑娘，正凝神注视着我。她怀里抱着一尊陶罐，目光里充满着惊异的神情。

她顶多不过十五、六岁，褐色的皮肤，中等身材，穿一身很普通的绿色衣裙，活象一株幼小的嫩苗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我将眼镜往额头上一推，问道：“小姑娘，你是谁啊？”

她没有立即回答。她嘴唇微微颤动，瞪大眼睛望着

① 《提鲁古拉尔》是印度古代道德箴言诗集，相传为公元一世纪的泰米尔族贤哲提鲁瓦鲁瓦尔所作。

② 巴尔兰是印度的一种低级种姓，巴尔兰池塘即指这些低种姓人家使用的池塘。